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五百九十一目錄

柳宗元二十三

銀青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輕車都尉宜城縣開國伯柳公行狀

唐故祕書少監陳公行狀

柳宗元 二十三

亡妻宏農楊氏誌

亡妻宏農楊氏諱某高祖皇司勳郎中諱元政司勳生殿中侍御史諱志元殿中生醴泉縣尉諱成名醴泉生今禮部郎中凝代濟仁孝號爲德門郎中娶於隴西李氏生夫人夫人生三年而皇妣即世外王父兼居方伯連帥之任歷刺南部夫人自幼及笄依於外族所以撫愛視遇者殆過厚焉夫人小心敬順居寵益畏終始無驕盈之色親黨

難之五歲屬先妣之忌飯僧於仁祠就問其故姊傅以告遂號泣不食後每及是日必遑遑涕慕抱終身之戚焉及許嫁於我忝日既卜乃歸於柳氏恭惟先府君重崇友道於郎中最深髫稚好言始於善謔雖間在他國終無異辭凡十有三歲而二姓克合奉初言也夫人既歸事太夫人備敬養之道敦睦夫黨致肅雍之美主中饋佐蒸嘗怵惕之義表於宗門太夫人嘗曰自吾得新婦增一孝女況又通家愛之如己子崔氏裴氏姊視之如兄弟故二族之好異於他門然以素被足疾不能良行未三歲孕而不育厥

疾增甚明年以謁醫救藥之便來歸女氏永寧里之私第八月十日甲子至於大疾年始二十有三嗚呼痛哉以夫人之柔順淑茂宜延於上壽端明惠和宜崗於貴位生知孝愛之本宜承於餘慶是三者皆虚其應天可問乎哀門多疊上天無祐故自辛未遝於兹歲累服齊斬繼纏哀酷其間冠衣純采朞月者三而已矣無乃以是累夫人之壽歟悼慟之懷曷月而已矣哀夫遂以九月五日庚午克葬於萬年縣栖鳳原從先塋禮也是歲唐貞元十五年龍集已卯為之誌云

坤德柔順婦道蕭雍惟若人兮婉娩淑姿鏘翔令容委窮
塵兮佳城鬱鬱閉白日兮之死同穴歸此室兮

亡姊崔氏夫人墓誌蓋石文

我伯姊之葬良人博陵崔氏爲之誌凡歸於夫家爲婦爲妻爲母之道我之知不若崔之悉也然而自笄而上以至於幼孩崔固不若我之知也又烏可以已今之制凡誌於墓者琢密石加蓋於其上用敢附碑陰之義假兹石而書焉嗚呼夫人天命之性固有以異於人孩而聲和幼而氣柔以吾族之大尊長之多夫人自能言而未嘗誤舉其諱

與其類戲於家游弄之具未嘗有爭先公自鄂如京師其時事會世難敎告罕至夫人憂勞踰月默泣不食又懼貽太夫人之憂慮紿以疾告書至而愈人乃知之善隸書爲雅琴以自娛樂隱而不耀工足以致美於服而不爲異言足以發揚於禮而不爲辯孝之至敬之備仁之大又以配君子然而不克會於貴壽以至於斯孰謂之天有知者耶太夫人生二女幼曰裴氏婦如夫人之懿在二族咸以令德聞而皆早世其弟昏愚而獨存孰謂天可問耶嗚呼痛其甚歟遂濡血以書志終天之哀與兹石永久

故叔父殿中侍御史府君墓版文

柳氏之先自黃帝及周魯其著者無駭以字爲展氏禽以食采爲柳姓厥後昌大世家河東嗚呼公諱某字某曾王父朝請大夫徐州長史諱子夏遺貞白之操表儀宗門王父朝請大夫滄洲清池令諱從裕垂博裕之道啟佑後允皇考湖州德清令諱察躬宏孝悌之德振揚家聲惟公端莊無詔嚴柔有裕峻而能容介而能羣其在閨門也動合太和皆由順正愷悌雍睦莫有間言故宗黨歌之其在公門也釋回措枉造次秉直事不失當舉無秕政故官府誦

之用冲退徑盡之志以宏正友道信稱於外焉用柔和博愛之道以視遇孤弱仁著於内焉此公修已之大經也自進士登高第調受河南府文學秩滿渭北節度使論惟明辟爲從事受太常寺協律郎元戎即世罷職家食無何朔方節度使張獻甫辟署參謀受大理評事賜緋魚袋改度支判官轉大理司直遷殿中侍御史加度支營田副使此公從政之大略也既佐戎事實司中府匪頒有制會計明白嗚呼分閫委政緊公而成務朝右虚位待公而周事宗門期公而光大姻黨仰公而振耀貞元十二年歲在丙子

正月九日壬寅遇暴疾終於私館享年五十痛矣夫人吳郡陸氏洎仲弟綜季弟續冢姪某等抱孤即位牽率備禮祇奉裳帷歸於京師以某年二月二十八日庚寅安厝於萬年縣之少陵原禮也公有男一人始六年矣在髫知孝呱呱涕洟凡我宗戚撫視增慟嗚呼哀哉初公元兄以純深之行端直之德名聞於天下官至侍御史持斧登朝憲章肅清嘗以先公之神未克遷祔不正席不甘味及撰日定期而昊天不弔志奪禮廢公實敬承遺志行有日矣而閔兇薦及不克終事則我宗族之痛恨其有旣乎惟公盡

敬於孝養致毁於居憂表正宗姓觀示他族故宗人咸曰孝如方輿公修詞以藻德振文而導志以爲理化之始莫尊乎堯作堯祠頌以爲述德之道不忘於祖作始祖碑以爲紀廣大之志敘正直之節不嫌於親作元兄侍御史府君墓誌其餘諷詠比興皆合於古故宗人咸曰文如吳興守當官貞固確乎不拔持議端方直而不苟故宗人咸曰正如衛太史率性廉介懷貞抱潔嗣家風之清白紹遺訓於儒素故宗人咸曰清如魯士師秉備四德具體而微公之謂矣小子常以無兄弟移其睦於朋友少孤移其孝於

叔父天將窮我而奪其志故罔極之痛仍集焉樸嘗甚駿不能文字敢用書宗人之辭以致其直故質而俚輟哭紀事哀不能文故敘而終焉

志從父弟宗直殯

從父弟宗直生剛健好氣自字曰正夫聞人善立以爲已師聞人惡若已讎見佞色諂笑者不忍與坐語善操觚牘得師法甚備融液屈折奇峭博麗知之者以爲工作文辭淡泊尚古謹聲律切事類譔漢書文章爲四十卷歌謠言議纖悉備具連累貫統好文者以爲工讀書不廢蚤夜以

專故得上氣病臚脹奔逆每作害寢食難俯仰時少間又執業以興呻痛咏言雜莫能知兄宗元得謗於朝力能累兄弟爲進士凡業成十一年年三十三不舉藝益工病益牢元和十年宗元始得召爲柳州刺史七月南來從余道加瘧寒數日良已又從謁雨雷塘神所還戲靈泉上洋洋也歸卧至旦呼之無聞就視形神離矣嗚呼天實折余之形殘余之生使是子也能無成是月二十四日出殯城西北若干尺死七日矣俟吾歸與之俱志其殯

南嶽雲峯和尚塔銘 并序

雲峯和尚族郭氏號法證(一作澄)爲竺乾道五十有七年年七十有八貞元十七年九月十七日終十月二十七日葬凡度學者五萬人爲弟子者三千人色厲而仁行峻而周道廣而不尤功高而不有毅然居山之北峯以爲儀表世之所謂賢人大臣者至南方咸所嚴事由其內者聞大師之言律義莫不震動悼懼如聽誓命由其外者聞大師之稱道要莫不悽欷欣踴如獲肆宥故時推人師則尊其首詔求教宗則冠其位披山伐木崇構法宇則地得其勝捐衣去食廣閱羣經則理得其深其道實勤而其心無求自

大師化去敎亦隨喪嗚呼大師之葬門人慕號長老愁痛遂相與以爲茲塔甓石峻整植木蓊茂凡衡山無與爲比者然而未有能紀其事余旣與大乘師重巽遊巽其徒也亟爲余言故爲其銘銘曰

苞元極兮韜大方威而仁兮幽以光行峻潔兮貌齋莊氣混溟兮德洋洋演大律兮離毫芒度羣有兮耀柔剛棟宇立兮像法彰文字闡兮聖言揚詔褒列兮宅南方道之廣兮用其常後是式兮宜久長閟靈室兮記崇岡卽元石兮垂文章學者慕兮哀無疆

衡山中院大律師塔銘 并序

衡山中院大律師曰希操沒年五十七旣沒二十七年其大弟子誡盈奉公之遺事願銘塔石公師姓凡去儒爲釋者三十一祀掌律度衆者二十六會南尼戒法壞而復正由公而大興衡嶽佛寺毁而再成由公而丕變故當世之士若李丞相泌道未嘗屈覯公而稽首尊之不名出世之士若石廩瓚公言未嘗形遇公而歎息推以護法是以建功之始則震雷大風示其兆滅跡之際則隕星黑祲告其期斯爲神怪不可度已故其與物大同終始無爭受學之

眾他莫能偕也凡所受教若華嚴照公蘭若眞公荊州至
公律公皆大士凡所授教若惟瑗道郢靈幹惟正惠常誠
盈皆聞人嗚呼始終哉爲之銘曰
首有承兮卒有傳革大訛兮持法權眾之至兮志益虔雷
發兆兮功已宣星告妖兮壽不延靈變化兮迎大仙龔兹
石兮垂萬年世有壞兮德無遷

段太尉逸事狀

太尉始爲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晞爲
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卒無賴邠人偷嗜暴

惡者卒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羣行丐取於市不嗛輒奮擊折人手足椎釜鬲甕盎盈道上袒臂徐去至撞殺孕婦人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分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爲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候命某者能爲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酒流溝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

皆斷頭注槊上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
太尉曰將奈之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
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躄者一人持馬至晞
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
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尚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
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爲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
太尉曰副元帥勳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爲暴暴
且亂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
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

尚書出入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
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願
奉軍以從顧叱左右曰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死太
尉曰吾未晡食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宿門下
命持馬者去明旦來遂臥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衛
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先是
太尉在涇州爲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諶取人田自占數十
頃給與農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諶諶
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農且饑死無以償

卽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巽使人來諭諶諶盛怒召農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輿來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卽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瘡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少尹榮剛直士也入見諶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野如赭人且饑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惟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取之不恥凡爲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

媿奴隸耶諶雖暴抗然聞言則大媿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岐朱泚幸致貨幣慎勿納及過泚固致大綾三百疋太尉壻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綾如司農治事堂棲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吏以告泚泚取視其故封識具存

太尉逸事如右

元和九年某月日守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

上史館今之稱太尉大節者出入以爲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天下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嘗出入岐周邠斄間過眞定北上馬嶺歷亭鄣堡戍竊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爲人姁姁常低首拱手促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會州刺史崔公來言信行直備得太尉遺事覆校無疑或恐尚逸墜未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謹狀

銀青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輕車都尉宜城縣開國伯柳公行狀

曾祖善才皇荆王侍讀

祖尚素皇潤州曲阿縣令

父慶休皇渤海郡縣丞贈蔡州刺史工部尚書

汝州梁縣梁城鄉思義里柳渾年七十四狀

公字惟深其先河東人晉永嘉年有濟南太守卓者去其土代仕江左公實後之柳氏自黄帝后稷降於周魯以字命族因地受氏載在左氏内外傳及太史公書自卓至公十有一代爲士林盛族著於南朝歷代史及柳氏家牒惟公質貌魁傑度量宏大宏和博達而遇節必立恢曠放弛

而應機能斷其居室奉養撫字之誠儀於宗戚而內行著焉其莅政柔仁端直之德洽於府寺而外美彰焉凡爲學略章句之煩亂采摭奧旨以知道爲宗凡爲文去藻飾之華靡汪洋自肆以適己爲用自始學至於大成耽嗜文籍注意鑽礪倦不知游息威不待檟楚儒言雅旨夙有聞知年十餘歲有稱神巫來告曰若相法當夭且賤幸而爲釋可以緩而死耳位祿非若事也公諸父素加撫愛尤所信異遽命奪去其業從巫之言也公不可且曰夫性命之理聖人所罕言搢紳者所不道巫何爲而能盡之也且令從

之而生去聖人之教而爲異術不若速死之愈也於是爲
學甚篤其在童幼固不惑於怪譎矣開元中舉汝州進士
計偕百數公爲之冠禮部侍郎韋陟異而目之一舉上第
調授宋州單父尉操斷舉措通乎細大絜廉檢守形於造
次加雲騎尉秩滿江南西道連帥聞其名辟至公府以信
州都邑人罹兇害靡弊殘耗假守永豐令公於是用重典
以威姦暴溥太和以惠鰥發毆除物害消去人隱吏無招
權乾沒之患政無犯令庇茸之蠹宰制聽斷漸於訟息耕
夫復於封疆商旅交於關市既庶而富廉恥興焉既富而

教庠塾列焉里閈大變克有能稱遂表爲洪州豐城令到職如永豐之政而仁厚加焉授衢州司馬夫器宏者恥效以圭撮之任足逸者難局以尋常之地公遂滅迹藏用遁隱於武寧山羣公交書諸侯走幣皆謝絶不就方將究賢人之業窮君子之儒味道腴以代膏粱含德輝而輕紱冕遺榮養素恬淡如也朝右籍甚有聲徵拜御史公曰君命也安敢逃乎卽日裝束上道公常好大體不爲細故家之迫速非其志也以疾辭授右補闕不隱忠以固位不形直以干名除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赴江西與租庸使議復

榷鐵及常平倉便宜制置得以專任和鈞關石之緒出納平準之宜國利人逸得其要道遷侍御史充江南西路都團練判官時屬支郡不知連帥之職公請出巡盡征之地大詰姦謬所至風動其有非常之政裕於人者必舉其課績歸之使府又以文采殷勤歌詠之俾其風謠頌聲聞於他部達於京師而後已改祠部員外郎轉司勳郎中餘如故就拜袁州刺史公於是酌古良牧之政宜於今者宗而奉之考諸理國之說稱於人者承而守之均利器用以致其富昭明物則以敎之禮示優裕之德以周惠利緩九賦

推廣厚之心以固和慈保萬人明其制量臨長羣吏示之
法禁考中備敗無不得其極理行高第朝廷休之召拜諫
議大夫充浙江東西道黜陟使將舉其能政端於外邦也
公則修虞書之考績舉漢代之課第處事詳諦無依違故
縱之敗奉法端審無隱忌峭刻之文時分部所繫於公尤
重陵江並海竟吳越之域皆所莅焉復命稱職加朝散大
夫又拜左庶子集賢殿學士奉翊儲后修其宮政統理文
籍紀於祕府拜尚書右丞直而多容簡而有制去苛削之
文而吏皆率法務宏大之道而政不失中加銀青光祿大

夫遷右散騎常侍涇卒之亂公以變起卒遽盡室奔匿於終南山賊徒訪公所在追以相印既及公而問焉公變名氏以紿之捐家屬以委之賊遂執公愛子榜箠訊問折其右肱而公不之顧即步入窮谷披草逕踰秦嶺由褒駱朝於行宮上嘉其誠節不時召見公頓首流涕累陳討畫賊平策勳賜輕車都尉封宜城縣開國伯拜尚書兵部侍郎初公名載字元輿至是奏請改命以滌僞署之汙是歲盜據淮濟方議討戮宰相以大理評事李元平者有名以爲才堪攘寇拜爲汝州羣臣望聲狥利者皆曰德舉公獨慊

慨言於朝曰是夫喋喋衒玉而賈石者也王衍誤天下殷浩敗中軍華而不實異代同德往且見獲何寇之攘時人不之信也未幾盜襲汝州以元平歸凡百莫不嗟服焉俄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登翊聖皇匡弼大政造膝盡規諫之志當事無矜大之容援下情於上以酌天心順嘉謨於外用彰君德故致績用茂著而人罕知之然其章布於外敷聞在下者十一二焉貞元初上以甸服長人天下理本於是親擇郎吏分宰於京師外部未幾而人謠大和擊壤之頌歸於帝力上召丞相告之左僕射平章事張延

賞忭蹈稱慶公俯伏不賀且曰甸服之政固宜慎重然此
胥胥者特京兆尹之職耳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
選京兆以承大化京兆當求令長以親細事夫然後宜捨
此而致理可謂愛人矣然非王政之大倫也不知所賀上
深然之漢惠悅曹參之言絳侯慚曲逆之對考之前志我
無貿焉既而西戎乘間入邑詐以請盟侍中北平王燧建
議許之自公卿以下莫有異慮公獨陳謀獻畫言戎之詐
固不可許竟留中不下而前議遂行於是册命上將蒞盟
諸戎戎果縱兵逼好大毆掠而去上召對前殿嘉歎者久

之時諫臣有廷諍陷於訕上者上未之善也公從容候間陳右以諷所以示寛裕之德招讜正之言詞旨切直意氣懇懇動合聖謨卒見納用無何工人有以理乘輿服器得罪於左右者有司以盜易御物請論如法制初可之公不奉詔因抗疏曰迹其罪狀未甚指明方春殺人恐傷和氣上覽之大悦卽原其罪刑官愼恤之事正於邦典聖君含育之德彰於天下論者難之時上相與光祿卿裴腆不協候公休沐以御酒或闕陰請貶之制命既行公堅執不下請訊支計之吏校其供入之實原本定罪窮理辯刑而腆

竟獲宥克復本職白志貞有羈靮之勤獻利屢中上嘉其功效特寵異之方議大用公以爲胥徒雜類出自微賤負乘致寇盜之招也累疏以聞而止公竭誠盡忠憂勞庶務有耄忘之疾懇迫陳讓除右散騎常侍罷知政事貞元五年二月五日薨於昌化里終於散地故褒贈不及惟公致君之志孜孜焉不有怠也立誠之節侃侃焉無所屈也故處心積慮博蹇之道表於朝端彌違釋回樸忠之誠沃於帝念內有敢言之勇進當不諱之明用能直道自達而無罪悔者也公累更重任祿秩之厚布於宗姻無一廛之土

以處其子孫無一畝之宮以聚其族屬待祿而飽傭室而
安終身坦蕩而細故不入其違生知足落落如此夫其子
恭父慈善行也拊循制理能政也直廉潔靜儉德也拒疑
獨斷明識也冒危以扞牧圉大節也犯顏以陳訏謨至忠
也有一於此尚宜旌褒矧茲備體焉可以已固當飾以榮
號章示後來而故吏遺孤淪寓遐壤久稽彝典罪在宗屬
敢用評隲舊行敷贊遺風若乃揚孔氏褒貶之文舉周公
懲勸之法徵於誄謚則有司存謹狀

唐故祕書少監陳公行狀

五代祖某陳宜都王

曾祖某皇會稽郡司馬

祖某皇晉陵郡司功參軍

父某皇右補闕翰林學士贈祕書少監

某州某縣某鄉某里陳京年若干狀

公姓陳氏自頴川來隸京兆萬年冑貴里諱京既冠字曰慶復舉進士為太子正字咸陽尉太常博士左補闕尚書膳部考功員外郎司封郎中給事中祕書少監自考功以來凡四命為集賢學士德宗登遐公病痼輿甲就位備哀

敬之節由是滋甚遂以所居官致仕貞元二十一年四月
二十五日終於安邑里妻黨之室無子伯兄前監察御史
瑺仲兄前大理評事萇以公文行之大者告於嘗吏於公
者使辭而陳之大歷中公始來京師中書常舍人袞楊舍
人炎讀其文驚以相視曰子雲之徒也常以兄之子妻公
由是名聞遊太原太原尹喜曰重客至矣授館致餼厚以
泉布獻焉公曰非是為也某嘗為北都賦未就願即而就
焉其宮室城郭之大河山之富關閈之壯與其土疆之所
出風俗之所安王業之所由興苟得聞而覩之足矣若曰

受大利是以利來蓋異前志也吾不能敢辭遂逆大河踰北山徜徉而歸賦成果傳天下爲咸陽尉留府廷主文章決大事得其道爲博士舉疵禮修墜典合於大中者衆焉涇人作難公徒行以出奔問官守段忠烈之死上議罷朝七日宰相曰不可方居行宮無以安天下公進曰是非宰相之言天子喪大節哀大臣天下所以安也况其特異者乎上用之其勞勤（一作勤勞）侍從謀議可否時之所賴者大巡狩告至上行罪己之道焉曰凡我執事之臣無所任罪予惟不謹於理而有是也將復前之爲相者公曰天子加惠

羣臣而引慝焉德之厚也而爲相者復無以大警於後且示天下卒其黨爭之上變於色在列者咸恟而退公大呼曰趙需等勿退遂進而盡其辭焉不果復上迎訪太后閒數歲外頗怠其禮公密疏發之天子感悅焉初禮部試士有與親戚者則附於考功莫不陰授其旨意而爲進退者及公則否卓然有有司之道不可犯也太廟闕東向之禮且久矣公自爲博士補闕尚書郎給事中凡二十年勤以爲請殷祭之不墜繄公之忠懇是賴故有赤紱銀魚之報焉昭陵山峻而高寢宮在其上內官懲其上下之勤輓汲

之艱也謁於上請更之上下其議宰相承而諷之召官屬使如其請公曰斯太宗之志也其儉足以為法其嚴足以有奉吾敢顧其私容而替之也奏議不可上又下其議凡是公者六七人其餘皆曰更之便上獨斷焉曰京議得矣從之在集賢奏祕書官六員隸殿內而刋校益理納資為胥而仕者罷之求遺書凡增繕者乃作藝文新志制為之名曰貞元御府羣書新錄始御府有食本錢月權其贏以為膳有餘則學士與校理官頒分之學士常受三倍由公而殺其二書史之始至入禮幣錢六十緡亦皆分焉公悉

致之官以理府署作書閤廣羣官之堂不取於將作少府而用大足居門下簡武官議典禮上以爲能益器之與信臣議且致相位遇公有惑疾使視之疾甚不能知人遂不用用鄭吏部高太常爲相而以祕書命公所以示優之也公有文章若干卷深茂古老慕司馬相如揚雄之辭而其詁訓多尚書爾雅之說紀事樸實不茍悅於人世得以傳其藁其學自聖人之書以至百家諸子之言推黃炎之事涉歷代洎國朝之故實鉤引貫穿舉大苞小若太倉之蓄崇山之載浩浩乎不可知也豈楊子所謂仲尼駕說者耶

夫其忠烈之褒也相府之有誠也太廟之東向也昭陵之不更其故也官守之不可奪也立言之不可誣也利之不苟就也害之不苟去也其忠類朱雲其孝類潁考叔廉類公儀休而又文以文之學以輔之而天子以爲之知既得其道又得其時而不爲公卿者病也故議者咸惜其始而哀其終焉公之喪凡五十四日而夫人又沒毀也夫人之父曰偕司農卿祖曰某贈太子太保宗元故集賢吏也得公之遺事於其家書而授公之友以誌公之墓謹狀永貞元年八月五日尚書禮部員外郎柳宗元狀

欽定全唐文卷五百九十二目錄

柳宗元二十四

虞鳴鶴誄 并序

衡州刺史東平呂君誄

弔萇宏文

弔屈原文

弔樂毅文

柳宗元二十四

劉叟傳

魯有劉叟者嘗以御龍術進於魯公云云劉叟曰歲不雨無以出終無以入民枯然視天卿士大夫絶智謀山川禱神祇以祈咸不應臣投是龍於尺池之内不踰晷雷乎上下雹乎東西於是先之以風騰之以雲從之以雨如君之意欲一邑足之欲一國足之欲天下足之魯公曰斯龍也其神乎是則寡人之國非敢用劉叟曰臣聞避風雨禦寒

暑當在未寒暑乎是故事至而後求曷若未至而先備於是魯公止劉叟而內龍明年果大旱命劉叟出龍果大雨

宋清傳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有自山澤來者必歸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易讎咸譽清疾病疕瘍者亦皆樂就清求藥冀速已清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詣取直或不識遙與券清不爲辭歲終度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言市人以其異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或曰清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

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謂我蚩妄者亦謬清居
藥四十年所焚劵者百數十人或至大官或連數州受俸
博其餽遺清者相屬於戶雖不能立報而以賒死者千百
不害清之為富也清之取利遠遠故大豈若小市人哉一
不得直則怫然怒再則駡而仇耳彼之為利不亦翦翦乎
吾見蚩之有在也清誠以是得大利又不為妄執其道不
廢卒以富求者益衆其應益廣或斥棄沈廢親與交視之
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必與善藥如故一旦復柄用益
厚報清其遠取利皆類此吾觀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

而棄鮮有能類清之爲者世之言徒曰市道交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不死亡者衆矣市道交豈可以少耶或曰清非市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爲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爲之不已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種樹郭橐駝傳

郭橐駝不知始自何名病僂癃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

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爲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傚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之壽且孳也以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耳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而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

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爲矣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勖爾植督爾穫蚤繅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具饔餐以勞吏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

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曰嘻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爲官戒也

童區寄傳

柳先生曰越人少恩生男女以貨視之自毀齒以上父兄鬻賣以覬其利不足則盜取他室束縛鉗梏之至有鬚鬣者力不勝皆屈爲僮當道相賊殺以爲俗幸得壯大則縛取么弱者漢官因以爲已利苟得僮恣所爲不問以是越中戸口滋耗少得自脫惟童區寄以十一歲勝斯亦奇矣桂部從事杜周士爲余言之童區寄者郴州蕘牧兒也行

牧且蕘二豪賊刦持反接布囊其口去逾四十里之虛所
賣之寄僞兒啼恐慄爲兒恒狀賊易之對飲酒醉一人去
爲市一人卧植刃道上童微伺其睡以縛背刃力下上得
絶因取刃殺之逃未及遠市者還得童大駭將殺之童遽
曰爲兩郎僮孰若爲一郎僮耶彼不我恩也郎誠見完與
恩無所不可市者良久計曰與其殺是童孰若賣之與其
賣而分孰若吾得專焉幸而殺彼甚善卽藏其尸持童抵
主人所愈束縛牢甚夜半童自轉以縛卽爐火燒絶之雖
瘡手勿憚復取刃殺市者因大號一虛皆驚童曰我區氏

兒也不當爲僮賊二人得我我幸皆殺之矣願以聞於官虚吏白州州白大府大府召視兒幼愿耳刺史顔証奇之留爲小吏不肯與衣裳吏護還之鄉鄉之行劫縛者側目莫敢過其門皆曰是兒少秦武陽二歲而討殺二豪豈可近耶

梓人傳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願傭隟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礱斲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

捨我衆莫能就一宇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慍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既成

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圜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嘆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爲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爲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爲徒隸爲鄉師里胥其上爲下士又其上爲中士爲上士又其上爲大夫爲卿爲公離而爲六職判而爲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

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宫於堵而績於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慍不衒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

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勞勤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為功以簿書為尊衒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听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為室者儻或發其私智

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圮彼將樂去固而就圮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李赤傳

李赤江湖浪人也嘗曰吾善爲歌詩詩類李白故自號曰李赤遊宣州州人館之其友與俱遊者有姻焉間累日乃從之館赤方與婦人言其友戲之赤曰是媒我也吾將娶乎是友大駭曰足下妻固無恙太夫人在堂安得有是豈狂易病惑耶取絳雪餌之赤不肯有間婦人至又與赤言卽取巾經其脰赤兩手助之舌盡出其友號而救之婦人解其巾走去赤怒曰汝無道吾將從吾妻汝何爲者赤乃就牖間爲書輾而圓封之又爲書博而封之訖如廁久其友從之見赤軒廁抱甕詭笑而側視勢且下入乃倒曳得

之又大怒曰吾已升堂面吾妻吾妻之容世固無有堂宇之飾宏大富麗椒蘭之氣油然而起顧視汝之世猶溷廁也而吾妻之居與帝居鈞天清都無以異若何苦余至此哉然後其友知赤之所遭乃廁鬼也聚僕謀曰亟去是廁遂行宿三十里夜赤又如廁久從之且復入矣持出洗其汙眾環之以至旦去抵他縣縣之吏方宴赤拜揖跪起無異者酒行友未及言飲已而顧赤則已去矣走從之赤入廁舉其牀捍門門堅不可入其友叫且言之眾發墻以入赤之面陷不潔者半矣又出洗之縣之吏更召巫師善呪

術者守赤赤自若也夜半守者怠皆睡及覺更呼而求之見其足於廁外赤死久矣獨得尸歸其家取其所封書讀之葢與其母妻訣其言辭猶人也柳先生曰李赤之傳不誣矣是其病心而為是耶抑故有廁鬼也赤之名聞江湖間其始為士無以異於人也一惑於怪而所為若是乃反以世為溷溷為帝居清都其屬意明白今世皆知笑赤之惑也及至是非取與向背決不為赤者幾何人耶反修而身無以欲利好惡遷其神而不返則幸耳又何暇赤之笑哉

蝜蝂傳

蝜蝂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卬其首負之背愈重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澀物積因不散卒躓仆不能起人或憐之為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今世之嗜取者遇貨不避以厚其室不知為己累也唯恐其不積及其怠而躓也黜棄之遷徙之亦已病矣苟能起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祿而貪取滋甚以近於危墜觀前之死亡不知戒雖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則小蟲也亦足哀夫

虞鳴鶴誄并序

維某年月日前進士虞九臯字鳴鶴終於長安親仁里既克葬於高陽原二三友生皆至於墓哀其行之不昭於世追列遺懿求諸后土申薦嘉名實曰恭甫乃作誄曰

吳虞之分爰宅大陽其後優游在越爲鄉延詡輔漢恢定封疆東徙之賢時惟仲翔曰預曰喜在晉克彰義篤斯文有茲其芳祕書多能垂耀於唐洎於漢陽世德以昌毗贊尚父休嶶用揚惟我先君並時翺翔洽主記室蔚其耀光實契伯仲永永不忘漢陽元子實紹其美傳襲儒風彪炳

文史克恭以孝惟禮是履譽洽於鄉論爲秀士百郡之選叢於京師昧沒騰藉乘淩蔽欺生之始至則奮其儀退默以謙人悅而隨名卿是挈先進咸推方出羣類振耀於時禍丁舅氏漂淪海沂捧訃號呼匍匐增悲喪有幼主禮或多遺孰徇於名而不是思投袂就道乘艱若夷竭誠喪具申敬裳帷萬里來復祇袝於墓遽不淩節儉而有度由其溫恭守以貞固行道咨嗟觀禮興慕復從鄉賦煥發其華克不再舉聞於邦家倚閭千里歡咏斯多姻族盈門載笑且歌君之不淑名立志阻慶歸其鄉身終逆旅生死已間

壽觴方舉賀書在途委骨歸土哀歡易地弔慶交户神胡
不仁降此大苦嗚呼哀哉惟昔夏首羈貫相親通家修好
講道爲鄰既冠於阼思致其身升於司徒及爾繼年交歡
二紀莫間斯言愉乎其和確爾其堅更爲砥礪咸去韋弦
今則遽已吾其缺然嗚呼哀哉誄行諜謚惟古之道生而
無位沒有其號惟是友生徘徊顧悼爰用壹惠幽明是告
温温其恭惟德之經先民有作今也是旌嗚呼恭甫欽此
嘉名

衡州刺史東平呂君誄

維唐元和六年八月日衡州刺史東平呂君卒爰用十月二十四日藁葬於江陵之野嗚呼君有智勇孝仁惟其能可用康天下惟其志可用經百世不克而死世亦無由知焉君由道州以陟爲衡州君之卒二州之人哭者逾月湖南人重社鄉飲酒是月上戊不酒去樂會哭於神所而歸余居永州在二州中聞其哀聲交於南北舟船之下上必呱呱然蓋嘗聞於古而覩於今也君之志與能不施於生人知之者又不過十人世徒讀君之文章歌君之理行不知二者之於君其末也嗚呼君之文章宜傳於百世今其

存者非君之極言也獨其詞耳君之理行宜及於天下今其聞者非君之盡力也獨其跡耳萬不試而一出焉猶爲當世甚重若使幸得出其什二三巍然爲偉人與世無窮其可涯也君所居官爲第三品宜得謚於太常余懼州吏之逸其辭也私爲之誄以志其行其詞曰

麟死魯郊其靈不施濯濯夫子故潔其儀冠仁服義干櫓書詩忠貞繼佩智勇承綦跨騰商周堯舜是師道不勝禍天固余欺鬼神齊怒妖孽咸疑何付之德而奪其時嗚呼哀哉命姓爲呂勤唐以力輔寧萬邦受胙爾國維師元聖

周以降德世征五侯伊祖之則嗣濟厥武前書是式至於
化光爰耀其特春秋之元儒者咸惑君達其道卓焉孔直
聖人有心由我而得敷施變化動無不克推理惟公舒文
以翼宣於事業與古同極道不苟用資仕乃揚進於禮司
奮藻含章決科聯中休問用張署餙百氏錯綜逾光超都
諫列屢阜其囊帝殊爾能人服其智戎悔厥禍款邊求侍
盛選邦良難乎始使君登御史贊命承事風動海壖皇威
以致來總徵賦甲兹郎吏制用經邦時推重器諸臣之復
周官匪易漢課戕奏鮮云能備君自他曹載出其技筆削

自任羣儒革議正郎司刑邦憲爲貳糺佞肅邪詔諫具畏遷理於道民服休嘉恩疎若昵惕邇如遐實閉其閤而撫於家載其愉樂申以舞歌賦無吏迫威不刑加浩然順風從令無譁絲蠶外邑我繭盈車雜耕鄰邦我黍之華旣字其畜亦藝其麻鼛鼓斯屛人喜則多始富中教興良廢邪考績旣成王用興嗟陟於嶽瀆言進其律號呼南竭謳謠北溢欺吏悍民先聲如失逋租匿役歸誠自出兼并旣息罷羸乃逸惟昔舉善盜奔於鄰今我興仁化爲齊人惟昔富人或賑之粟今我厚生不竭而足邦思其弼人戴惟父

善胡召災仁胡罹咎俾民伊祐而君不壽矯矯貪凌乃康乃茂嗚呼哀哉廩不餘食藏無積帛内厚族姻外賙賓客恆是懸罄逮茲易簀僮無兇服葬非舊陌嗚呼哀哉君昔與余講德討儒時中之奥希聖爲徒志存致君笑詠唐虞揭茲日月以耀羣愚疑生所怪怒起特殊齒舌嗷嗷雷動風驅良辰不偶卒與禍俱直道莫試嘉言罔敷王佐之器窮以郡符秩在三品宜謚王都諸生羣吏尚擁良圖故友咨懷累行陳謨是旌是告永永不渝嗚呼哀哉

弔萇宏文

有周之羸兮邦國異圖臣乘君則兮王易爲侯威強逆制兮鬱命轉幽殄蠱膠密兮肝膽爲尤奸權蒙貨兮忠勇以劉伊時云幸兮大夫之羞嗚呼危哉河渭潰溢兮横軀以抑嵩高圻陊兮舉手排直壓溺之不慮兮堅剛以爲式知死不可撓兮明章人極夫何大夫之炳烈兮王不寤夫讒賊卒施快於剽狡兮怛就制乎強國松柏之斬刈兮蓊茸欣植盜驪折足兮罷駑抗臆鷙鳥之高翔兮孽孤惴而不食竊畏忌以羣朋兮夫孰病百而伸一挺寡以校衆兮古聖人之所難矧援羸以威傲兮茲固蹈殆而違安殺身之

匪予戚兮閔宗周之不完豈成城以夸功兮哀清廟之將殘嫉彪子之肆誕兮彌皇覽以爲謾姑舍道以從世兮焉用夫考古而登賢指白日以致憤兮卒頽幽而不烈版上帝以飛精兮黜寥廓而殄絶朅馮雲以羾怨兮終冥冥以鬱結欲登山以號辭兮愈洋洋以超忽心沍涸其不化兮形凝氷而自慄圖始而慮末兮非大夫之操陷瑕委厄兮固衰世之道知不可而愈進兮誓不偷以自好陳誠以定命兮侔貞臣以爲友比干之以仁義類兮緬遼絶以不羣伯夷殉潔以莫怨兮孰克軌其遺塵苟端誠之内虧兮雖

耆老其誰珍古固有一死兮賢者樂得其所大夫死忠兮君子所與嗚呼哀哉敬弔忠甫

弔屈原文

後先生蓋千祀兮余再逐而浮湘求先生之汨羅兮擥蘅若以薦芳願荒忽之顧懷兮冀陳辭而有光先生之不從世兮惟道是就支離搶攘兮遭世孔疚華蟲薦壤兮進御羔袖牝雞咿嚘兮孤雄束咮哇咬環觀兮蒙耳大呂堇喙以爲羞兮焚棄稷黍岸獄之不知避兮宮庭之不處陷塗藉穢兮榮若繡黼榱折火烈兮娛娛笑舞讒巧之嘵嘵兮

惑以爲咸池便娟鞠恧兮美逾西施謂謨言之怪誕兮反寘瑱而遠違匿重痼以諱避兮進俞緩之不可爲何先生之凜凜兮厲鍼石而從之但仲尼之去魯兮曰吾行之遲遲柳下惠之直道兮又焉往而可施今夫世之議夫子兮曰胡隱忍而懷斯惟達人之卓軌兮固僻陋之所疑委故都以從利兮吾知先生之不忍立而視其覆墜兮又非先生之所志窮與達固不渝兮夫惟服道以守義矧先生之悃愊兮蹈大故而不貳沈璜瘞佩兮孰幽而不光荃蕙蔽匿兮胡久而不芳先生之貌不可得兮猶髣髴其文章託

遺編而歎喟兮渙余涕之盈眶呵星辰而驅詭怪兮夫孰救於崩亡何揮霍夫雷電兮苟爲是之荒茫耀姱辭之曭朗兮世果以是之爲狂哀余衷之坎坎兮獨蘊憤而增傷諒先生之不言兮後之人又何望忠誠之旣內激兮抑銜忍而不長芊爲屈之幾何兮胡獨焚其中腸吾哀今之爲仕兮庸有慮時之否臧食君之祿畏不厚兮悼爾位之不昌退自服以默默兮曰吾言之不行旣媮風之不可去兮懷先生之可忘

弔樂毅文

許纖自燕來曰燕之南有墓焉其誌曰樂生之墓余聞而哀之其返也與之文使弔焉

大厦之騫兮風雨萃之車亡其軸兮乘者棄之嗚呼夫子兮不幸類之尚何爲哉昭不可留兮道不可常畏死疾走兮狂顧徬徨燕復爲齊兮東海洋洋嗟夫子之專直兮不慮後而爲防胡去規而就矩兮卒陷滯以流亡惜功美之不就兮俾愚昧之周章豈夫子之不能兮無亦惡是之遑遑仁夫對趙之悃款兮誠不忍其故邦君子之容與兮彌億載而愈光諒遭時之不然兮匪謀慮之不長跽陳辭以

隕涕兮仰視天之茫茫茍偷世之謂何兮言余心之不臧